



春节添香

■赵自力(湖北黄冈)

我家有个传统,春节第一天,给孩子们的不是压岁钱,而是他们喜欢的书。

每年的正月初一大早,在“过年好”的稚嫩声中,长辈们把提前准备好的各种书籍一分发给孩子们。用书香压岁,开启新一年的幸福模式。

很小时,父亲就告诉我,在书里能看到不同的世界。在我识字还不多时,父亲常常到镇上为我买小人书。哪吒闹海、悟空三打白骨精等图画,我百看不厌。我和妹妹常常缠着父亲,要他念图画下面的文字给我们听。识得一些字后,父亲就买些通俗易懂的童话书给我们,再后来就是名著了。

我那时非常喜欢读书,也有小小的虚荣,因为太多人夸赞我是个爱读书的好孩子。书读得越多,越知道自己知识储备不够,越想读更多的书。可那时父母靠种庄稼谋生,还要拉扯两个半大的孩子,没有多余的钱买更多的书了。即使这样,父亲总会给我们惊喜,就是把我們心仪已久的书当压岁钱。

于是,正月初一大早,我们睁开眼就爬下床,争相给父母拜年。父亲乐呵呵的,变魔术似的拿出早准备好的布袋,里面装有我和妹妹渴望的书籍。在短暂的欢呼声后,我们立刻安静下来,爬上床窝在被子里,如饥似渴地翻看着书籍,感觉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。

有什么样的父母,便有什么样的孩子。我的孩子从小就对阅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,朋友们都说孩子是遗传了我。其实一个家庭的读书氛围才是对孩子最有影响力的。我们常常带着孩子去书店淘书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读书。春节的第一天,我常常学着父亲的样子,给孩子送上我精心挑选的书籍。孩子常常一脸满足状,说收到了最好的新年礼物。

为春节添一抹书香,让年过得更有味道。

温暖的年夜饭

■宋扬(四川成都)

当早春的气息涌动,当卷心菜包裹的冰块悄悄变薄,当河面上封冻的冰皮慢慢抽出丝丝热气,大年三十就到了。

我站在村庄路口等从山那边过来的江水哥。江水哥是母亲的干儿子,他可算得上一个大人物——他是相邻三个村的第一个大学生。他家在山那头的高峰村,到镇高中得走两个小时。我家离镇上近,读高中时,江水哥就借住在我家。

每天,江水哥都熬夜看书做题。父亲觉得昏黄的灯光伤眼睛,就找来一些白纸,把灯泡一糊,光线便柔和起来。后来,江水哥考上了大学。我家就是江水哥的第二个家,大家三十的中午,放寒假回来的他一定会赶来吃团圆饭。

江水哥来了,提着一瓶从他读大学的城市带回来的白酒和几十个土鸡蛋。放下东西,江水哥就带我去镇上买爆

竹。江水哥让我在爆竹摊上随便挑,我毫不客气地选了“魔术弹”“地牛儿”和“钻天猴”。“魔术弹”是连发的,一颗接一颗冲出来,天女散花一样在空中朵朵绽开;“地牛儿”一点着,在高速旋转中突然倒过来,能把泥巴地旋出一个凹凼;“钻天猴”嗖的一声飞向远处,砰一声就炸了。

从镇上回来,江水哥又塞给我那对米筒情有独钟的妹妹5块钱。妹妹飞也似的跑了。到中午时,她吃不下饭——她和她的小伙伴们已经把整整50根米筒塞进了肚子。

母亲扬起巴掌骂我们:“你们以为江水哥有很多钱?还不是从伙食费里抠出来的,就这样被你们两个不懂事的崽子糟蹋了……”江水哥忙把我和妹妹护在身后,母亲的巴掌滞在空中,她流泪了……

年夜饭快做好时,父亲让我

去请三爷爷。三爷爷是我爷爷的亲弟弟。我的爷爷早已不在人世,父亲把三爷爷当亲爹。我家的年夜饭是一定要请上他的。

隔壁的么奶奶也是一定要请的。么奶奶和我家本没有血缘关系,大集体劳动时,父母的时间根本不够,我便被托付给么奶奶照看。么奶奶豁着牙,吃不了多少东西,可她从不白吃白喝,她一来,就在灶头忙着和母亲一起做饭。对于母亲的感恩,么奶奶心领身受,她又用灶上的劳动感恩着母亲的感恩。

冬日暖阳柔柔地照着村庄,炖鱼、腊肉的香味氤氲了整个灶房。江水哥在出一些有趣的问题考我和妹妹;父亲和三爷爷欢快地谈论着开春后的农事;么奶奶和母亲在拾掇锅里的饭菜。我们都在等待一顿热腾腾的年夜饭。

苏老太的“享受”年

■李秀芹(山东淄博)

苏老太是地道的农民,今年七十多岁。当年闹饥荒时,母亲将不足一岁的她送了人。十岁那年,养母去世。20岁那年,她嫁给了本村老牛的大儿子牛大力。后来牛大力因病去世,苏老太一人拉扯三个孩子,各种辛酸不必细说。

现在苏老太每月有几百元抚恤金,儿女每月给她养老费,她也不用地里刨食了。苏老太和普通乡下老太太有诸多不同,她活得更精致滋润,连做个菜都讲究摆盘。

苏老太年底不备年菜,也不自己忙年。年前喊家政公司的钟点工来打扫房间卫生,她在一旁负责给钟点工端茶倒水。家里收拾利索了,苏老太就去附近的洗浴中心洗年澡。她这个年澡还真是一年一次,平时在家里洗,只有到了年底才去洗浴中心好好享受一次。

苏老太不愿别人说她洗年澡,她说自己是去享受生活的。

49元一张票,女汤区找人搓背消费58元,带20分钟按摩,苏老太浑身被按得舒舒坦坦。洗完澡去楼上蒸汗蒸,蒸完往睡眠舱一躺,拿出自带的保温杯,枸杞泡茶,一边休息一边慢饮。休息完了再去做个足疗,看场电影,一天就过去了。苏老太说,她洗的不是澡,是清心,所有忧愁烦恼都被清理干净了,清清爽爽过个年。

年夜饭让孩子们去饭店订一桌,今年去吃中餐,明年去吃西餐,比在家吃那老几样强多了。吃完一抹嘴儿回家,左手茶杯,右手瓜子,半躺在沙发里看看春晚。

春节亲友聚会,苏老太早嘱咐好了,轮流做东,一年走一家,别有来有往,走起来没完。到了她家招待客人时,她也领去饭店,她请客,儿女埋单。苏老太说过年就是休息,现在日子好了,兜里有钱了,过年的意义应该从吃喝玩,变成彻底的放松和休闲。

春节是国人最看重的节日,所以更应该心疼自己。苏老太苦了大半辈子,如今子女都成家立业,她觉得自己活开心就行。于是年年腊月便开启享受模式。

苏老太说,她这么享受,还有一个目的:回馈。她过过苦日子,知道底层百姓生活不易,她现在条件虽然一般,但钱够花了,经济条件范围内潇洒一把,也算回馈社会。苏老太独自拉扯孩子时,年年春节都不歇班,当过保姆,干过保洁,她知道春节坚守岗位的辛苦和不易。只有消费才能让从事服务行业的人有钱可赚。

原来苏老太找人打扫卫生、搓背、按摩、去饭店就餐等一系列“享受”,也算变相支持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普通百姓。苏老太的年过得一举两得,双倍温暖烘烤着流年。



金牛迎春牛气冲天·副刊

